



香樟树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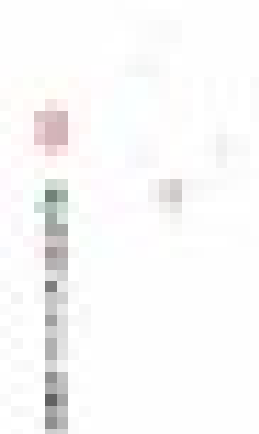
李廷宪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香樟树下

李锐 著





香樟树下

李廷宪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樟树下 / 李廷宪著. —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676-3119-9

I. ①香…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9037号

香樟树下

李廷宪◎著

责任编辑:陈 艳 陈贻云

装帧设计:王 彤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stxb@126.com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00 mm×1000 mm 1/16

印 张:20.75

字 数:345千字

书 号:ISBN 978-7-5676-3119-9

定 价:63.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谁写的匿名信	1
第二章 两个“干事”空降	13
第三章 开会是员工的节日	22
第四章 手心手背的肉还是有差别的	31
第五章 新领导的四张脸	39
第六章 掉瓷的脸盆	60
第七章 刘德草摊上事了	67
第八章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规定	76
第九章 理事会、监事会召开	92
第十章 林部长家宴	103
第十一章 江城学习	109
第十二章 石城供货会	116
第十三章 乔启萍被打	126
第十四章 张二华停薪留职	135
第十五章 分 房	144
第十六章 西河经验	153
第十七章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163

第十八章 镇农工商经理部成立	174
第十九章 调资以后	184
第二十章 柜组发包	195
第二十一章 二华完婚	207
第二十二章 丁小林的上海之行	219
第二十三章 粮食收购	230
第二十四章 奖金不再大锅饭了	236
第二十五章 有组织,你怕什么	250
第二十六章 许荷花卖菜	256
第二十七章 丢不起这人	267
第二十八章 谁接这副摊子	278
第二十九章 香樟情殇	285
第三十章 英雄莫问出处	292
第三十一章 改革的阵痛为啥只痛我们	299
第三十二章 谁是香樟树的新主人	305
第三十三章 有钱大家赚	310
第三十四章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315
第三十五章 新主任上任	321

第一章 谁写的匿名信

老百姓反映情况有两种形式：一个是大字报，另一个是匿名信，前者已经被明令封杀了，后者还在闹腾着各级大大小小的领导。

县社派人查孔主任的问题，口口相传的信息传得真快！

一九九二年的冬至，这个冬天来得有点早，前两天就飘下一场雪，路面上结了薄薄的一层冰，阳光躲进云层，路上行人稀少。这一天上午，县供销总公司调查组一行三人，在公司总经理傅达人亲自率领下进驻西河供销社。总公司收到匿名来信，举报西河基层供销社主任孔文富作风霸道、经济混乱。整封来信一百多字，没有时间、地点、证明人，举报人贴着8分钱邮票就把举报信给寄来了。

在总公司党政联席会议上，见无人发言，傅达人开始点将，说道：“范总，你工作重心在缫丝厂，据说你是从西河出来的，与孔文富共事过一段时间，孔文富你熟悉，你说说看。”

范总范小亮，供销总公司副总经理兼县缫丝厂厂长。范小亮只好接话：“凭我对孔文富的了解，他工作作风上确实有点刚愎自用，经济上倒

不至于有什么问题。我看这封匿名信没有实质性东西，我不赞成把这件事捅到县纪委或检察机关那里去。孔文富曾经是基层社的先进典型，典型出了问题我们自己脸上也无光。西河基层供销社的问题是孔文富年龄大了，该退休了，组织上应该给孔文富物色一个接班人。”

范小亮的意见得到与会人员的认同，大家建议傅总亲自去一趟西河。球又踢回来了。傅达人到任县供销总公司不过三个月，眼前一大摊子事，他也不想把事情弄大。之前他在棋盘乡任党委书记，做了一辈子的乡镇基层干部，终于在退休前调到县城，本以为可以享两年清福混到退休，可不曾想，这供销社已经不是他印象中的供销社，这里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成问题。难怪有的乡镇书记宁愿去某个局做一个副职，也不愿来县供销社任正职。前不久，傅达人去江城市供销社参加会议，得知春谷县供销社是全市8个社中最穷的社，他们潜心办的缫丝厂好日子没过两年，就麻烦缠身了，与广东合作的山芋粉生意又被骗了，县社的经费目前是捉襟见肘。经费主要来自基层供销社上缴的管理费，到任时财务告诉他，说全县13个基层社，1991年只有3个基层社足量上缴，西河供销社便是其中之一。1992年眼看要过去了，还没有一个基层社缴管理费上来。如果不是县农资公司勉强撑着县供销社的工资，只怕吃饭也保证不了。

当下经商的人太多，在春谷中学任教的傅达人儿子傅天在父亲临来西河任职时，要他在西河帮忙推销一批新年挂历，傅达人把儿子臭骂了一通：“赚钱也不看对象，基层供销社饭都吃不上饭了，还要你美女挂历？”下面基层社的困难情况他是知道的，西河可能要好一点，但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基层社这只计划经济的小船又能好到哪里去？他从内心里是同情孔文富的。他决定亲自去趟西河，以调查孔文富问题为由，替孔文富物色一个接班人，不管孔文富有没有问题，孔文富都要退下来了，据说他的退休报告在县社已经压了两年。这样做，既对西河基层社的职工有个交代，也能确保西河的管理费按年上缴。

这后一点可能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天生一个累命，这是傅达人老婆对他的评价。他之前的累，累的是工作；而他现在的累，累的却是生活。他要为县社的31名在编职工、37名退休职工的基本生活奔波，早知道这样累，还不如在乡下，累得有尊严，累得快乐。

接待傅达人的是西河供销社代理文书张大群，文书田小宝据说到南方会他的诗友去了，走的时候招呼也没打一声，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只有一

句话：别了，我心中的供销社。他父母说：“怎么劝也拦不住，说他的诗友都到南方去了，他得去，他也要下海。”诗人？这年头谁看诗？要是有人说你像个诗人，那一定是在嘲讽你。如今连乡镇的土鳖也紧赶慢赶着去南方下海。张大群30岁不到，个头不高，脸上写满了精明，说：“洪主任交代了，叫我们在办公室等他，他到批发部处理一点事，10分钟保证赶来。”

傅达人对办公室门口的两棵香樟树赞不绝口，说它夏天遮阴、冬天挡风，一进门感觉就暖和和的。这香樟树应有年头了。张大群说这是西河供销社的吉祥树，听老辈人讲它有110年树龄了，眼下镇上街道拓宽，办公室拆迁，香樟树怕是保不住了。傅达人感叹不已，说可惜了。根据他在乡镇工作的经验，乡镇的决策基层社是阻挡不了的，虽然基层社不隶属于乡镇，但乡镇总是有办法对付基层社的。

傅达人想先跟张大群去了解情况，可对方一再解释他是被洪主任临时抓差的，供销社具体情况他也不清楚。张大群没有告诉傅主任，县盐库经理亲自来结两年来一直没有结的盐款，这会儿正在批发部，洪主任还不知在怎么笑脸陪客呢。洪主任是老实人，要他耍赖真是难为他了。张大群请求接待盐库经理，说县社领导来了他怕，洪主任居然说：“领导又不是老虎，不会吃了你，县社领导来查孔主任，我就是让他们等。”张大群望望洪解放感到很惊讶，这似乎不是往日那个一切按领导意思办的洪主任。

洪主任没有马上来，傅主任在办公室倒是接待了两拨人。一拨是西河中学来人拿着孔主任签了字的条子要钱，一拨是退休员工来要求发工资的，说是孔主任撂挑子不干了，请求县社上级领导帮忙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

张大群向西河中学贾校长介绍道：“这是县社来的主任，姓傅，主任是正主任，孔主任不管事了，有情况你向傅主任反映。”

贾校长说：“我姓贾，但说话办事是真的。教师节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供销社赞助学校的1000块钱一直未到账，几年来一直是这样赞助的，今年孔主任签了字，可财务说账上一分钱都没有，这么大的供销社我不信1000块钱拿不出。算上这一次，我已经跑了四趟。傅主任你帮我们跟吴会计说说。”

傅达人很有耐心：“贾校长，实在对不起，县社正在对孔文富同志进行审查，等审查结束后你再来怎么样？”

贾校长谦恭地说道：“好，好。你们先审查。依我看，孔主任年纪大了，你们应该让孔主任退休让小张经理干。领导不妨考察一下小张经理。”

张大群连忙阻止道：“贾校长，这话可不能乱说，你想拿到钱但不能害我！”

送走贾校长，10多个退休员工闯进来，领头的是一个矮个子女人，嗓门大得很：“一辈子跟着共产党，没想到到老没人养。听说县里大领导来了，我们要反映问题。”大群上去拦住，说道：“快嘴婶子，你看领导才来，你们……”

矮个子女人是快嘴孙小凤，她其实还不到退休年龄，今年虚岁50。去年她哭着找孔文富，说没有承包人愿意带她一起干。孔文富说道：“天塌不下来，哭什么？我早就知道这一拨承包，有的人要没事干，这些年我一直拦着，不搞人员自由组合式承包，只是怕拦不住了。上级领导要深化改革，柜组负责人早就盼着这一天。摆明了，自由组合承包，有三种人没有人愿意带着他一起干，一是特别聪明的，二是特别笨的，三就是像你这样嘴快的。承包人怕聪明的管不住，笨的让他吃亏，怕嘴快的泄露了他的经营秘密。形势发展得连我也拦不住了，只好人员自由组合。我看你快到退休年龄了，索性办个提前退休手续，退休工资虽然少点，你自己想办法开个店，日子肯定不比现在差。”就这样，孙小凤加入了退休行列。

只听她对张大群喝道：“一边呆着去，你承包了液化气站，赚大钱，发大财，我们一分钱拿不到，日子不过了？！”大群吓得不敢吱声。

孙小凤继续说道：“领导你评评理，孔老大讲的是不是人话？我们找他讨工资，说没有饭吃找党，党在哪里我们在哪里。孔老大竟然说：‘找党，找我干什么？’我说：‘找书记就是找党，你是书记不就代表党？’孔老大竟然说什么书记与党不能画等号，说什么他已经服务我们十多年，现在服务不动了，管不了，不想管了，竟然要我们向县社反映，换一个主任与书记，看能不能给我们发工资。这不是屁话吗？想管就管，不想管就不管，是不是共产党的书记了？别以为我们不知道，这段时间孔老大通过借款的方式给在职的变相发工资，我们也要求他借款给我们，在职的吃饭，难不成我们不吃？”

傅达人知道她说的孔老大是孔文富，群众爱把单位一把手称为老大。傅达人知道现在各个基层社的退休职工都在呼吁要吃饭、要工资，他已经听说了城郊供销社1987年就停发了退休职工工资，现在他管辖下的其他

基层社已经没有一个社在发退休职工工资的了，相比较而言，这里退休职工只是半年没有发工资，已经算不错的了。基层社这些退休职工的工资谁又能解决得了？这些职工的日子怎么过？想到这里，傅达人的头皮又发麻了，最近他的头皮老麻，是不是该上医院看看。只听矮个子女人继续说：“我们不管，一个单位找一个单位的头。孔老大不想管、管不动，县领导总要管我们吧。”

来的退休职工开始七嘴八舌嚷嚷起来：有的说叫洪主任干；有的说还是孔主任干，洪主任不行；有的则说要让年轻人出来，比如大群就能干，孔主任也是想叫张大群出来干的。

傅达人说道：“各位老同志，县社怎么能不管呢？”这时候他感到明显底气不足，县社怎么管？县社几十个人吃饭他都管不好、管不了。不过他还是硬着头皮说道：“大家的吃饭问题要两条腿走路，一是靠孩子，俗话说养儿防老。二就是靠单位。我代表县社在这里给你们保证，我们这次来就是解决西河供销社的一把手问题，一把手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离开西河，一把手问题解决了，就有人管你们了。你们先忙去吧。”

县社领导既然这样说了，退休职工觉得是要给领导时间与空间。孙小凤临走时强调：“傅主任，我们在这里先知会你一声，据说有人要到库房抢货，在职的如果抢，我们也要抢。现在供销社没有头了，只能自己救自己了。”

退休职工走后，张大群说道：“没办法，退休职工遇到事情立马想到找组织，在职的现在开始遇到事情自己想办法解决。”

傅达人问道：“小张，许多人都推荐你来接孔主任的班，你怎么想？”

大群连忙推辞道：“傅主任，这么多张嘴要吃饭，我哪有这本事？孔主任不干，洪主任可以的。”

傅达人听了在心里感叹：在乡里做书记时，要是想提拔哪个人，那个人马上赶着表忠心，可是眼前这年轻人不但不为之所动，甚至别人推荐他，他居然说别人要害他，难道还要我求着他去做这个主任不成？

洪解放从批发部库房赶到办公室面见傅主任。傅达人不悦道：“洪主任，你的10分钟真长。”洪解放脸红了，赶忙解释道：“给人拖住了，走不了，对不起，对不起。”

昨天下班前，孔文富来洪解放办公室说，这次领导来调查他的事，他回避不上班了，以后也永远不会来上班了，一切事情听凭洪主任全权处

理。孔文富眼神里充满着悲伤，语气却很坚定。临走时孔文富交代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他递给洪解放两把钥匙。他说一把是批发部库房钥匙，里面大约有十几万块钱的货，这些货一部分可以分给员工处理，员工的工资本月肯定发不了，这算是一个补偿；一部分给股东发红利，承诺股东的红利至今没有兑现过，虽然股东们没有谁说过一句话，可他这个主任心里总堵着这件事，即使发一个糖果也要表示一下。“这件事将来全靠你去完成，钥匙只能在你手里，谁要也不给，即使是县社主任要也不能给。”孔文富说。“银行以及一些供货单位来讨钱，一个字：拖。欠一块钱是欠，欠十块钱也是欠，人不死，债不烂。至于县社的管理费有钱就给，没钱那也没办法。欠张二华的5万块钱，也只好对不起他了，他不是申请要入党吗？他这个发了财的个体户，也不在乎区区5万块钱，就算为供销社做点贡献，如果组织上以后批准他入党，就算他交的党费吧。”

现在批发部库房有两把锁，一把锁的钥匙在批发部经理张承宗那里，另一把钥匙在孔文富这里。孔文富已经规定：只有两人同时到场，库房门才能打开。

另一件事是他与许荷花签约，他已经把西河供销社门前的两棵百年香樟树转让给许荷花，条件是许荷花所在的合作社给西河供销社18位退休的老职工每位每个月发60块钱生活费，共发3年。这两棵香樟树的归属牵动多少人的心，如今终于名树有主，只是谁也想不到会归于许荷花名下。孔文富强调，为了不引起事端，这事暂时保密，直到第二年春天许荷花移栽时再公布。老孔最后的话很伤感：“我们这一级组织怕是难以作为了。”

嘱托完这两件事，孔文富又给洪解放一把钥匙，这是镇上临街的一套房子的钥匙。他说他最大的遗憾是当初没有放洪解放与蒯玲玲走，要是让他与蒯玲玲走了，也不会遭现在这份罪，早在县城享福了。孔文富说他当主任十年了，如果说有谋私，也就是谋了两套房子，他给自己留了一套，另一套给洪解放，算是这么多年合作共事的一点酬劳及表示。他说：“你放心，房子所有的账目都抹平了，谁也查不出来。”

一个领导如果想抹几万块钱账，那是太简单了，何况他的女儿还是主办会计。孔文富把话说到这份上，洪解放想推辞这把钥匙也是推不掉的。他表示他会按孔主任的意思办。“有什么事我再向你汇报。”洪解放说。他在心里暗自琢磨：这匿名信谁写的呢？越忙越添乱。难道自己日子过得

好，就不管别人了？8分钱邮票，让领导和我们这些人跟在后面折腾。其实他心中已经有答案：匿名举报是潘主任或潘主任指使人所为。西河供销社的人都知道，孔潘两个人斗来斗去十来年了。

洪解放安排县盐库经理在批发部办公室见面，是因为他没有孔主任跟讨债人软磨硬泡的本领，他就是想让对方看看仓库里还有货，西河是有偿还能力的，只不过资金周转遇到些问题。

盐库经理老丁说道：“洪主任，就2000多块钱，我不信你们拿不出来，你总不能让我又一次扑空吧。”

洪解放说道：“丁经理，账上实在是一分钱没有，不信你们去会计那儿查。”

老丁说道：“现在会计的账能说明什么，好多企业都是两本账，我听说你们上个月还发了工资。”

洪解放说道：“上个月的工资东挪西挪才发下来的，丁经理你再宽限我们半个月时间，保证把你的盐款给结掉。”

好不容易才把盐库经理给哄走，路上，洪解放又让农业银行西河办事处主任黄大头给拦住了，黄大头说：“怎么听说孔主任不干了，你们孔主任真不地道，我把款子贷给他，以后的款子他居然不从银行账上走，我一找他要钱，他就跟我耍赖皮，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你们不知道我在银行也有我的难处，到处铺摊子搞建设，到处开公司做生意，一个个张开手只知道找我要钱，不还我钱，我又印不出票子。我看孔主任老了，他不干你干，你不要学孔主任，你只要把利息还掉，我还可以贷款给你。听说你们库房还有一批货，要不你把货抵一部分给我，帮我救救急。”

洪解放说：“黄主任，话你都说到这份上了，但凡有钱我立即打给你，只是县社主任在办公室着急等我，银行款子的事我们下次再谈。”洪解放急忙推掉黄大头返回办公室。

在办公室，洪主任刚坐下来聆听傅主任布置审查孔文富事宜，一个矮墩墩的胖子冲进来，说：“领导们都在这里，个体户搞假我们也就认了，没想到你们公家也卖假烟。”

洪解放说道：“别激动，有话慢慢说。”胖子从黑塑料袋里拿出五条云烟，说前几天从批发部进了十条烟，没想到居然是假烟，厉声问道：“退不退钱？不退我去找工商部门，找派出所。”洪解放不敢怠慢，立即吩咐大群带胖子去找张承宗，把事情妥善解决好。傅主任在旁边担心：基层社

的麻烦事真不少，难怪有人叫大群做主任，大群说不要害他。孔文富如果马上退下来，谁又愿意来接这个烂摊子？

县里来人查孔文富，潘有志坐在他开的欢喜酒家里心想：谁写的举报信？他与孔文富明争暗斗，如果不算镇政府共事在内也已经整整十年，近几年他虽然主要精力在经营饭店，供销社遇事，他的口头禅是：“我不管，问孔主任去。”他每天只是到大楼上午下午各走一趟，权当散步，但只要有与孔文富有关的话题，人们自然会集聚到他的欢喜酒家。欢喜酒家是西河供销社的第二政治中心，是与孔文富对峙的桥头堡。可是，关于孔文富的举报信他却一点也不知情。现在写孔文富的举报信不是在帮孔文富吗？让他就此从一堆乱摊子中解脱出来。这是谁干的蠢事？不过，这也是夺权的一个机会，他叫他的小儿子：“去把你秦叔、周叔与成哥请来。”

“秦叔”，大名秦国富，潘有志的军师，西河供销社唯一正儿八经上过大学的人，一般人称他为“秦大学”。他当年在北京化工学院读书时，因为在团小组学习会上发了句牢骚，导致人生出现转折，被打成了右派，与女朋友分了手，被赶回老家务农。所幸“文革”结束后，右派平了反摘了帽，秦国富被安排在西河供销社做了物价员，这份工作曾让他的乡邻羡慕。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西河镇几千种商品定什么价，全凭他秦国富一支笔，不按他划的价卖，马上会有人找你麻烦。这几年改革让他感到失落，从价格双轨制开始，慢慢地就没有人到这儿划价了，只要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定的什么价格就与他这个物价员没有关系了。现在大部分时间他都没什么事，在办公室一次次翻看已经看了很多遍的报纸，有时被孔文富喊去帮忙干点零活，所幸每月还能拿到工资。他近来有些焦虑：看这样子，工资以后可能发不下来了。他与潘有志走得近，是因为他的办公室与潘有志的办公室门对门，潘有志大事小情，拿什么主意总想听听他的意见，他也不拿什么架子，有一说一，两人一直处得很好。

“周叔”，大名周大发，西河供销社生产资料门市部经理。在周大发看来，这个时代该他“大发”，可是孔文富这块大石头压得他发不了。市场放开搞活，供销社各个门市部以及下面的采供站都受到冲击，只有他所在的生产资料门市部仍然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供销社实行承包以来，孔文富一直坚持生产资料门市部与批发部不发包，他手上抓着这“两张牌”不放，说要用这“两张牌”保证一些职工的基本工资，后来不得不让生产资

料门市部承包，他又把生产资料门市部的承包基数定得特高，让他想发财也发不了。潘有志会做人，每次周大发带人去欢喜酒家吃饭时，账挂在供销社账本上，走的时候往他口袋里塞上一包烟，外加5到10块钱的现钞。这样的领导他才拢得住人。

“成哥”，大名成小勇，西河供销社中心门市部职工，欢喜酒家的兼职保安。因为他的老婆李小俊是潘有志保的大媒，并且是他把李小俊从镇中心小学调到供销社。现在李小俊悔到脚板心，当初要不调到供销社，在中心小学依然是铁饭碗。人没有前后眼，那时供销社多火。成小勇与潘有志自然走得近、走得勤。成小勇需要潘有志作为靠山，潘有志需要成小勇这样的年轻人在前面冲锋陷阵。基层社的第四轮改革，即租壳卖瓢，商品是瓢，供销社的牌子是壳，每个人一个柜台，自己养活自己。成小勇的工作重心逐渐移到酒家来，并拜了潘有志做干爹，两人关系就更为亲近了。

潘有志沏好了茶等着这三个人的到来。成小勇是最后一个到的，大大咧咧地说他刚起来，早饭还没吃，要干妈给他下一碗面条，多放点辣椒酱。潘有志说：“不知谁写了匿名信，县社傅主任亲自到西河调查，预计很快要找我谈话，叫你们来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这次一定要把孔文富拉下马，再踏上一脚，让他臭名远扬。”周大发说：“孔老大现在对头多得很，政府有人想写他的匿名信，银行有人想写他的匿名信，退休职工想写他的匿名信，就连我也想写他的匿名信。不就8分钱买张邮票嘛，怎么也让他添添堵。”

孔文富最近的日子不好过，凡是西河供销社的职工都知道。

刚提拔做了镇长的汪小满发话了：要扫清小城镇建设的拦路虎。这里的拦路虎指的便是孔文富，其他人想拦不愿拦，更不敢拦。汪小满说孔文富当了供销社主任，胆子变大了，敢与政府讨价还价。据说汪小满给手下人下了死命令：“小城镇建设是镇党委、镇政府多年来的头等大事，谁也阻拦不了。我不管你们采取什么方法，元旦前必须把供销社老办公楼拆掉，办公楼前的百年香樟要他们想办法处理，不处理我帮他们处理。听说那两棵树很多人想要，开的价钱不低。你们找我要办法对付孔文富，我没有，我只要结果，办法你们自己去找。我要是看不到这个结果，你们就不要干了。”

银行现在总是跟在孔文富屁股后头追债。银行这段时间也在闹钱

荒。上级要紧缩银根，怎么缩得回来？眼下这形势，是个人便想做生意赚钱，做生意要本钱，都想找银行借本钱，就算银行有印钞机，一天24小时开着也应付不过来。除了中央银行，恐怕其他银行都缺钱，一个小小的乡镇信用社更是想尽办法回收贷款。西河供销社是西河信用社最大的贷主，黄大头就差没有跪下给孔文富磕头，可孔文富说：“要命一条，要钱没有，你要我还钱，就先贷款给我，我赚了还你。”黄大头说：“孔主任，孔文富，你什么时候成了无赖？”孔文富却说：“这年头只有无赖才能生存。”

秦国富说道：“是谁写的匿名信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要不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潘有志连忙说道：“这也是我的想法。你先说说这个主任还有没有当头，如果有油水又有名头，老秦，你是大学生，有水平，我们支持你担任主任。”秦国富自知不是当主任的料，尤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背景下。前几天，孔文富也把他叫去，问他愿不愿意接西河的乱摊子，他当时就拒绝了。孔文富在他面前一直是冷冰冰的，在一起说话总共不超过三句，两人纯粹是工作关系。他知道这一切是因为他跟老潘走得近，孔文富早把他划到敌人阵营。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这种思维在当时太正常了。

从潘有志来供销社后，每年春节都把秦国富这个寡汉条子接到家里过年，遇到事情总是第一个征求他的意见。他感激潘有志对自己的尊重与照应，自然成为潘有志的智囊。但秦国富理性上又觉得孔文富不容易，与潘有志同年，才来供销社时英俊魁梧，这几年老的，背也弯了，头发也白了，与潘有志站一起，其苍老相立马显现出来。他在内心其实挺敬佩孔文富的，为了西河供销社一百多号人操尽了心，说孔文富鞠躬尽瘁一点也不为过。

这次谈话孔文富脸上居然有了笑容，说知道秦国富会拒绝接西河供销社的乱摊子，现在谁也不会接。秦国富当时奇怪孔文富为什么说自己累了，还让他转告潘有志，说这些年来的争斗一点意思也没有。孔文富要他说说看，在他心目中，他这个主任十年来做得怎么样？秦国富瞅着对面憔悴的主任，不想破坏主任的心情，只是说道，西河人都知道，主任是一心为大家好的。

秦国富没有跟潘有志提起这事，他想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主任的变化，现在看来是匿名信的原因。既然潘主任点了他的名，他说道：

“如今的供销社虽然没有计划经济时那么吃香了，但是这个位置还是很重要的。潘主任，我肯定当不了这个主任，你呢，由于年龄原因也不适合当了，我看小勇当这个主任适合。”

成小勇忙说：“不行，不行。我在学校里小组长都没有当过，部队里副班长也没有干过，到供销社我也一直受别人领导，一天官都没有做过，哪能做得了主任呢？”

潘有志说道：“小勇，听听你秦叔说，没有当过主任有什么关系，有我跟你秦叔在后头帮着呢。”

周大发附和着：“还有我呢。”周大发心想：“成小勇能干，我也能干。如果真让成小勇干了，我要赶紧表态，这样承包基数肯定能够下调。虽然承包基数没多大用了，但较起真来他不敢不认账。”

秦国富继续说道：“乱世出英雄。当今的供销社就要有小勇这样的人出来收拾，中国人欺软怕硬，退休的人可以大着胆子找孔文富要饭吃，绝不敢找小勇要饭吃。现在当主任，既不需要考虑什么级别，也不需要做什么民意考核，只要县社发个任命通知书，简单得很。县社的任命也好办，这次为什么县社主任亲自来西河？明摆着谁当西河供销社主任他都无所谓，只要保证管理费上缴。管理费上缴其实也没有什么困难，批发部里还有一批货，估计值一二十万。”

周大发在一旁补充说：“主任办公室门前的两棵香樟树，据说值好几万块钱。”秦国富知道香樟树孔文富已经处理完毕，不过他打算在这里公开这件事。他继续说道：“我们还可以与县社谈判，让管理费打个折。我觉得潘主任现在就可以去找傅主任，向他推荐人选，下午傅主任便会找小勇谈话的。”

成小勇听了这番话，兴奋得脸上发光，没想到快四十的人了，还能捞个官做做。前不久，西河街上有瞎子摆摊算命，那瞎子拦住他，说他天庭饱满有官运。他当时怎么也不信，心想中桃花运差不多，做官怎么可能？想骗老子的钱。没想到还真给算准了。

潘有志问道：“如果傅主任为这事咨询洪主任，洪主任反对怎么办？”

秦国富说道：“那就用第二套方案，叫小勇带几个兄弟把货扣了，就像有的国家闹政变，造成既成事实，逼傅主任承认。”潘有志说道：“好，这两套方案我们都做准备，我先去找傅主任。”

周大发与成小勇离开时各自揣着自己的心思。秦国富目送潘有志离开